

<<罂粟之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罂粟之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27276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27273

出版时间：2004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苏童

页数：1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粟之家>>

内容概要

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，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，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那股铁锈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。

这是我家的仓房，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。

老奶奶的纺车依旧吊在半空中，轱辘与叶片四周结起了细细的蛛网。

演义把那架纺车看成一只巨大的蜘蛛，蜘蛛永恒地俯瞰着人的头顶。

随着窗户纸上的阳光渐渐淡薄，一切杂物农具都黯淡下去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你看上去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

天快黑了。

演义的饥饿感再次袭来，他朝门边跑去，拚命把木扉门推推推，他听见两把大锁撞击了一下，门被爹锁得死死的，推不开。

“放我出去。

我不偷馍馍吃了！”

” 演义尖声大叫。

演义蹲下去凑着门缝朝外望。

大宅里站着一群长工和女佣。

他们似乎有一件好事高兴得跟狗一样东嗅西窜的。

演义想他们高兴什么呢，演义用拳头砸着门，门疯狂

作者简介

苏童，男，生于1963年1月，江苏苏州人。
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4年到南京工作，一度担任《钟山》编辑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。
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，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，其中中短篇小说集七部，长篇小说二部。
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。

<<罍粟之家>>

书籍目录

罍粟之家 十九间房 三盏灯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

<<粟之家>>

章节摘录

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，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，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那股铁锈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。

这是我家的仓房，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。

老奶奶的纺车依旧吊在半空中，轱辘与叶片四周结起了细细的蛛网。

演义把那架纺车看成一只巨大的蜘蛛，蜘蛛永恒地俯瞰着人的头顶。

随着窗户纸上的阳光渐渐淡薄，一切杂物农具都黯淡下去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你看上去就像一排人的形状。

天快黑了。

演义的饥饿感再次袭来，他朝门边跑去，拚命把木扉门推推推，他听见两把大锁撞击了一下，门被爹锁得死死的，推不开。

“放我出去。

我不偷馍馍吃了！”

” 演义尖声大叫。

演义蹲下去凑着门缝朝外望。

大宅里站着一群长工和女佣。

他们似乎有一件好事高兴得跟狗一样东嗅西窜的。

演义想他们高兴什么呢，演义用拳头砸着门，门疯狂地响着。

他看见天空里暮色像铁块一样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
演义害怕天黑，天一黑他就饥肠辘辘，那种饥饿感使演义变成暴躁的幼兽，你听见他的喊声震撼着1930年的刘家大宅。

演义摇撼着门喊：“放我出去。

我要吃馍。

” 有人朝仓房这边看。

演义想他们听见了为什么不来开锁？

演义从他们的嘴形上判断他们在骂饿鬼。

饿鬼饿鬼早晚要把你们杀了。

演义用脑袋撞着门。

有个女佣腰上挂了一串钥匙走过来了。

两把铁锁落下来了，绛紫色的晚光迎面扑来，演义捂着眼睛摇晃了一下，那是因为光的逆差，你看见演义抓起一根杂木树棍顶在女佣的肚子上。

这是他对付他们的习惯（这个动作以后将重复出现）。

“我杀了你。

” 演义说。

“别闹，大少爷。

” 女佣边退边说，“快去看你娘生孩子。

” “什么？”

” “生孩子。

往后你更没用了。

” 女佣摇着钥匙丁丁当地逃去，回头对演义笑，“那是陈茂的种呀！”

” 这一年演义八岁。

演义把杂木树棍插在泥地上，然后站在上面，他的核桃般的身体随着树棍摇晃。

暮色沉沉压在一顶小葫芦帽上。

头顶很疼，饥饿从头顶上缠下来缠满他的身体。

演义的耳朵突然颤了一下，他听见娘的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演义以为是一只猫在娘的屋里叫。

<<罍粟之家>>

坐在红木方桌前喝酒的两个男人，一个已经老了，一个还很年轻。

老的穿白绸子衣裤，脸越喝越红，嘴角挂满腌毛豆的青汁。

年轻的坐立不安，腰间挂着的铜唢呐不时撞到桌上。

那是长工陈茂，你可以从那把铜唢呐上把他从长工堆里分辨出来。

他的一只手抓着酒盅，另一只手始终抚摸在裆部，那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动作，内涵丰富却常被人忽略。

。

“是个男孩，叫沉草。

”刘老侠说。

“男孩。

恭喜老爷了。

” “你想去看看吗？”

” “不知道。

”长工陈茂站起身，他朝前走了两步又往后退一步，他突然意识到问题：老地主是笑着的。

老地主的笑对他来说吉凶难卜。

陈茂转过脸探询地望着刘老侠。

他说，“去不去？”

”你听不出来他是问刘老侠还是问自己。

“狗！”

”刘老侠果然大喝一声。

他手里的酒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陈茂。

陈茂看见自己的胸口爬上一块圆形酒渍，仿佛一只油虫在爬。

他觉得胸口又热又疼。

“滚回来！”

”刘老侠说。

陈茂回到桌前时被刘老侠了一巴掌。

陈茂没躲，只是感觉到那只油虫爬到他脸上来了。

陈茂站着浑身发粘。

他看见刘老侠踢翻了桌子椅子，哐唧唧一阵响。

刘老侠扼住了陈茂的喉咙，他说，“陈茂，一条狗。

你说你是我的一条狗。

”陈茂的光脚踩在一碗毛豆上，喉咙被卡住含糊地重复，“我说你是我的一条狗。

” “笨蛋，重说。

”喉咙被扼得更紧了。

陈茂英俊的脸憋得红里发紫。

他拚命挣脱开那双虬枝般苍劲的手，他喘着粗气说，“我说，陈茂是你的一条狗。

”长工陈茂穿过堂屋往外走，经过翠花花的屋子，他闻见翠花花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血的腥香

混杂女人下体的气味。

那些气味使他头晕。

陈茂站在大宅的门槛上朝外面的长工女佣们做了个鬼脸。

他用三根手指配合做了一个猥亵动作。

那些人在墙角边嘻嘻地笑。

陈茂自己也笑，他脱下酒渍斑斑的布衫，放到鼻子下嗅。

酒气消失了。

他看见自己的铜唢呐在腰上熠熠闪光。

他抓起来猛地一吹，他听见自己的铜唢呐发出一种茫然的聲音，呜呜呜地响。

陈茂吹着唢呐去下地。

那天跟平日一样，陈茂在刘家的罍粟地里锄草，锄完草又睡了一觉。

<<罌粟之家>>

在熹微的晨光中他梦见一个男婴压在头顶上，石头似地撞碎了他的天灵盖。

枫杨树乡村绵延50里，50里黑土路上遍布你祖先的足迹。

几千年了，土地被人一遍遍垦植着从贫瘠走向丰厚。

你祖先饿殍仙游的景象到30年代不再出现，30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罌粟，于是水稻与罌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为乡村的标志。

外乡人从各方迁徙而来，枫杨树成了你的乡土。

你总会看见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。

你总会听说黑色大宅里的衰荣历史，那是乡村的灵魂使你无法回避，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一遍遍地诉说那段历史。

祖父把农舍盖在河左岸的岸坡上，窗户朝向河水，烟囱耸出屋顶，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组合的家庭，父亲晨出晚归在水稻与罌粟地里劳作，母亲把鸡鸭猪羊养在屋后的栏厩里，而儿子们吃着稀粥和咸菜，站在河边凝望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。

枫杨树人体格瘦小而灵巧，晚上有一种相似的满足慵懒的神情。

1949年前大约有1000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罌粟，佃农租地缴粮，刘老侠赁地而活，成为一种生活定式，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。

祖父告诉孙子，枫杨树富庶是因为那里的人有勤俭持家节衣缩食的乡风。

你看见米囤在屋里堆得满满的，米就是发霉长蛆了也是粮食，不要随便吃掉它。

我们都就着咸菜喝稀粥，每个枫杨树人都这样。

地主刘老侠家也这样。

祖父强调说，刘老侠家也天天喝稀粥，你看见他的崽子演义了吗？

他饿得面黄肌瘦，整天哇哇乱叫，跟你一样。

.....

<<罍粟之家>>

编辑推荐

苏童的早期作品实验意味很浓，后期情况有所改变。
缅怀故园系列是苏童早期作品的着墨重点。
这里包括“枫杨树故乡”和“香椿树街”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前者写的是遥远年代的乡村生活，是苏童想象的产物，如《罍粟之家》《1937年的逃亡》等；后者写的是年代较近的城市生活，主要是作者少年记忆的再现，如《刺青时代》《城北地带》等。
他写过很多这样的作品。
里面的人物通常倍受压抑，然后激烈地反抗。
但结局都是黯然。
有城市的流浪者，对自己的生活无所适从。
也有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，他称之为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生命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